

我的父親陳金波：訪陳藻香

陳麗蓮*訪談、記錄

時間：2022 年 6 月至 7 月

方式：電話及數位通訊。

受訪內容：

一、請簡單說明您與陳金波的關係。

我是陳藻香，¹1932（昭和 7 年）年出生，陳金波是我的父親。聽說我出生的時候，是父親詩興最旺盛的時代，所以把我取名為「藻香」。

現在網路資訊發達，查詢後得知《藻香文藝》是古典詩半月刊，由「藻香文藝社」1931 年創刊於臺北，內容以載錄臺灣南北各地詩社擊鉢吟作品，闢有「詩壇」、「文壇」、「詞壇」專欄，另有「閨媛」欄選錄當代女詩人作品，又有「詩話」、「謎拾」、小說及個人詩集作品之摘錄，刊末還附有「騷壇消息」、「編輯餘錄」以報導相關詩社訊息，編輯遺緒等。²我父親是仰山吟社的社員，後來還擔任過社長，³他幫我取了和當時詩壇這麼有連結，這麼具有詩意的名字，讓我覺得很有意義，也很特別。

說起我的名字，還有另外一個有趣的緣由。我六姐的名字叫「美完」，緣於在那男尊女卑的時代，生了第六個女兒，覺得生女孩兒太多了，就把她取名為「美完」。接下來果然生了排行第九的三男「浴春」，但第十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¹ 陳藻香，著有《西川滿研究：台灣文學史の視座から》（國立臺灣大學，2017 年 11 月），與其任職東海大學教授、主任的女兒，安居校園教職員宿舍，並曾接受東海學生訪談，分享生命閱歷。

² 詳見黃美娥撰寫「藻香文藝」一文學館資料庫平臺

<https://db.nmtl.gov.tw/site2/dictionary?id=Dictionary02275&searchkey=%E9%BB%83%E7%BE%8E%E5%A8%A5>，2022 年 7 月 8 日查詢下載。

³ 《藻香文藝》編輯兼發行人吳紉秋（1904-1973），曾於 1935（昭和 10 年）間至頭圍（今宜蘭縣頭城鎮）任教，參與仰山吟社、登瀛吟社等詩社活動。詳見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臺北：花木蘭，2013 年 9 月），頁 472。

個生下來又是女的，就是我。好在家父生我時，雖是多餘的女孩子，幸虧是他的漢學、文藻開花的時候，不再計較是男是女，於是乎，把我取名為「藻香」。我蠻喜歡我的名字，至今還沒有碰到與我同名的人呢！

二、陳金波、曾燕夫婦育有三男七女，請您簡單說明兄弟姊妹的經歷。

父親 25 歲時，娶小他 5 歲的母親為妻。我有熙春、楸春、浴春三位哥哥。大哥陳熙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承父衣鉢，經營太平醫院至終年。二哥陳楸春，日本早稻田大學肄業（逢終戰），轉學入台灣大學，畢業後服務於產物保險界。三哥陳浴春，畢業於宜蘭中學，服務於宜蘭縣多所小學。

大姊彩鸞，日據時代基隆女中畢業，與古娘杏醫師結婚，曾在楊梅鎮開診所楊梅醫院，後來，舉家移民巴西。二姊慧珠，也是基隆女中畢業，與宜蘭實業家石宏基氏結婚，專研鋼琴與插花，後來移民美國。三姊薰蘭，臺北第三高女畢業，與羅東林洪燦醫師結婚，曾開設中陽醫院。四姊琴姬，臺北稻江家政學校畢業，與水利專家簡坪和氏結婚。五姊婉容，於嬰兒時期夭折。六姊美完，和我一樣畢業於蘭陽高女，與電力公司專員廖鍾毓結婚，專研插花。我 1951（民國 40）年畢業於蘭陽高女，同年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55（民國 44）畢業後，回到母校蘭女任教至 1957（民國 46）年。之後進修取得私立東吳大學日本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臺北多所大學。

家父雖然生在 19 世紀末年，充滿封建思想陋習的台灣社會。他個人卻沒有受它的束縛，由下面的故事可知：

當我雙親結婚後，第一個出生的是大姐彩鸞。第二個出生的也是女孩，取



陳金波、曾燕夫婦與彩鸞、熙春、薰蘭、慧珠等（左起）兒女合影。

（圖片來源：陳金波家族提供）

名慧珠。又是弄瓦！這令期待弄璋的祖母非常失望。

據說有一天，家父從工作回來，看見家母在哭泣。原因是祖母認為家中有一個女孩兒就夠了，要將出生不久的二姐慧珠，送給人家當「童養媳」。聘金已拿了，擇日來抱。

在封建社會中，媳婦在家庭中是沒有任何發言權的。為母的再不捨，也只有哭泣罷了。家父聽到了這消息，立刻把媒人叫來，付出原聘金幾倍的金錢，取消了這樁約定。

聽說當時的社會流行一種陋習，若生男孩，就抱一個小女孩到家，讓她從小熟悉該家的禮節習慣，成年之後讓他們兩人成婚，閩南語「揀做堆」(sak-tsò-tui)，而這個小女孩就是「童養媳」。



過年全家福紀念照，攝於西門文昌路的家。前排左起陳浴春（三子）、鸞英（二姨太）、陳金波、陳藻香（七女）、曾燕（原配）、陳彩鸞（大女兒，抱著她的大兒子古秀彥）、陳美完（六女）。後排左起陳楸春（二子）、陳熙春（長子）、陳慧珠（二女）、陳薰蘭（三女）、陳琴姬（四女）。

（圖片來源：陳金波家族提供）

如今想起來多可怕！我家 10 個兄妹之中，男孩兒只有 3 個，除了大姐之外其他 6 個女孩兒豈不是都會被抱去當童養媳婦了嗎？那如我最後一個出生的女孩兒，鐵定不知會被送到哪兒去呢？這不禁令我打了一個大大的寒噤！當時若沒有家父的開明，不受陋習束縛，毅然抗拒母命，留住了他的女兒們在身邊，真不知現在的我置身何處呢？

我的兄弟姊妹們，現在只剩我和四姊還在世，四姊的記憶已大不如前，很多事都不記得了。



陳金波全家福合照，⁴攝於四城屋前院子。中坐者為陳金波（其前為熙春次男家範），金波右側為妻子陳曾燕（其前為浴春次男家祚）。

（圖片來源：陳金波家族提供）

⁴ 前排：左 1 為來幫忙的親戚阿源兄。左 2 六女美完夫婿廖鍾毓，帶著次男廖文炳。左 1 與左 2 之間為長孫陳家達。左 3 三女薰蘭夫婿林洪燦，當時薰蘭雖然過世，他仍帶著次男林芳郁、三女林素惠，以女婿的身分出席。左 4 次女陳慧珠夫婿石宏基，帶著長男石韞暉、次男石龍生。左 5 親家簡阿爐（簡坪和父）。右 1 娶五女婉容「神主牌」的夫婿，帶著女兒。右 2 長男陳熙春，帶著女兒佩庾。右 3 四女琴姬夫婿簡坪和，帶著女兒淑貞。右 4 長女陳彩鸞夫婿古娘杏，帶著兒子。右 5 親家廖燦堂（廖鍾毓父）。後排：右 1 娶五女婉容「神主牌」夫婿的陽妻。右 2 三媳吳阿味。右 3 長媳曾清蓮。右 4 長女彩鸞。右 5 次女慧珠。右 6 六女美完。右 7 七女藻香。右 8 三男浴春。右 9 四女琴姬。

三、請問您記得的父親事蹟有那些？

我小時候以課業為重，外出讀書後，對父親的事就更不清楚了。父親於 1961（民國 50）年辭世，有關他的事蹟，學者專家都有寫到，我現在可以想到的都是他的軼事。例如，他畢業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是跟蔣渭水連袂去讀的，當時民眾黨的宜蘭部主任就是我父親。

我還記得曾經問父親在日治時代為什麼想要當臺北州議員（當時宜蘭屬於臺北州），他回答說為了宜蘭地方的人民發聲。他常常有機會演講，演講前是否會準備的稿子，我不清楚詳情，但他在書桌前低頭運筆或翻《辭海》的情況，我仍然歷歷於眼前。

國民政府來臺，父親被指定第一任宜蘭市長時，拒絕去住宜蘭市區最好的日人留下來唯一的三層樓房，也拒絕去住免費的宜蘭市長宿舍。當時我們文昌路唯一兩層樓的老家，因為要保護酒廠專賣局，留防火巷，父親主動拆了房子，將地空出來，所以全家人就住在防空襲疏散時的四城郊區小家。

當 228 事件爆發，國軍要環繞全臺鎮壓事件，將從花蓮要進入宜蘭的時候，當時父親雖然已卸下了市長的職務，還是偕同有關人員親自前往蘇花公路上迎接國軍，說明保證宜蘭民眾絕不會以武力反抗，希望國軍切不要以武力鎮壓宜蘭民眾。由於這個壯舉，宜蘭避免了一場血腥的慘劇。

四、陳金波為地方民主、文化、教育，常有機會上臺演講，請問您對於這些事情是否有些印象？

除了政治方面的事，教育方面，父親也是投入許多心力。不僅是宜



1936 年陳金波參加民選臺北州議員選舉，於公會堂（位於宜蘭中山公園內，今已拆除）演講。

（圖片來源：陳金波家族提供）

蘭中山國小長達數十年陳家兩代的家長會長，也是我在蘭陽女中就讀時的家長會長。他有時受陳保宗校長邀請來校演講，那是我最尷尬的時候。因為他常常用標準臺語演講，同學們對臺語都不甚了解，不僅生澀且不熟悉，大家聽不懂，摸不著頭緒，就拿它來跟我開玩笑。當天回家我就跟他發脾氣，現在想起來卻多麼甜蜜啊！

父親演講都用臺語，他只會說臺語。1945以前的我們，只會說臺語和少許的日語。臺灣人學國語（北京話），是從1949年以後的事，我的國語是我初中一年級才開始學的。

五、日治時期，許多臺灣人都被迫改名，請您談一談陳家改名的情形。

日治時代，特別是戰爭末期，日本政府強迫有頭有臉的臺灣人，一定要改日本名，我們全家人都遭遇這個災難。這就是當時日本政府要臺灣人徹底變成日本人，對臺灣人民所施行的皇民化政策的一環。

沒記錯的話，父親改名「中川重宗」。當時父親對改名也很煩惱，聽他講：「姓『中川』是陳家祖先遯原於中原河南潁川，為了不忘本取姓名『中川』；『重宗』是望『重新耀宗』」。那時生活上要使用日本名，當時我們全家人都以「中川」代替「陳」，但光復後就不用了。

我記得大哥熙春的日本名「中川元熙」，二哥懋春「中川正博」，三哥浴春「中川文宏」，美完姊姊「中川美江」，我是「中川和子」，五姊早逝，其他姊姊已出嫁，就沒有改名的問題。

對於當時改姓名的台灣人，如今毀譽參半，沒有經過實際經驗的人，不知其中的痛苦與尷尬。現今想起來當時對於改姓名一事，由家父所取的姓名，可以看出他的內心，十分痛苦與掙扎。因為「中川」是指中原，「重宗」指要再次耀宗，他仍然沒有忘記他是中原的子孫。

六、陳金波有私塾漢學的熏陶，又有接受新式教育，請問您是否查覺到新舊思想對他為人處世造成那些影響？

我很難說有哪些影響，但我可以說幾個故事與大家分享。父親的朋

友很多，乾門 12 號的家靠東側是中華會館，是在臺灣的中國華僑聚集場所，我記得門口有掛日本旗及青天白日旗兩種旗子。我們家這棟二層樓的木造建築很大間，有三落的開間，各落之間又有中庭，所以有二個中庭。第一落及第一個中庭是日式的擺設，有放天照大神，接待日本訪客都是在這裡，不會進到第二落。第二落及第二個中庭是臺灣傳統樣式，供奉觀音菩薩等神佛，也有祖先的公媽牌，父親會在這裡見臺灣的朋友，我們的生活起居最主要的也在這個地方，第三落就像儲藏室，擺放不常用的物品。

過年時，我們會過兩次年，一次是日本政府推廣的新曆年，一次是做年糕、準備祭品拜祖先的農曆年。除夕那晚要圍爐，小火爐放在圓桌下，全家團團圓圓的坐滿桌。這時父親就會開始說陳家祖先來到宜蘭的歷史，說我們的祖先是靠著賣掉童養媳的錢作為盤纏，隻身帶著老母親來到大埤（今龍潭湖），慢慢累積家業，才有後來的規模。以前祖先們「四兩蚵仔乾，一袋米」（閩南話）就可以過年，我們現在能有這麼的豐盛食物，不能忘記祖先的辛勞。這樣的祖先歷史，每年過年都要聽父親重新說一遍，當時我年紀小，實在聽得很不耐煩，望著桌上美味可口的菜餚，一心只想父親趕快說完話，我就可以開心的吃東西了。

父親在某些方面是很重視傳統禮俗的人，例如娶五姐「神主牌」（閩南語 *sîn-tsu-pâi*，指死者的靈牌，多為木製，狹長形。）的夫婿及其陽妻，⁵還有三姐夫婿續娶的妻子及所生的子女，⁶父親都視他們為自己的家人，

⁵ 所謂嫁「神主牌」是台灣的習俗。未出嫁而去世的女子，可以將他的神主牌嫁出去。嫁給一個在命理上有雙妻命的男士。這樣這位男士有陽界、陰界兩個妻子、就可以免除雙妻的糾紛與麻煩。陽間男性原本的妻子就稱陽妻。根據臺灣的習俗，未出嫁而過世的女子是不能把她靈位並列在本家的歷代祖先的牌位上，所以為安鎮未出嫁而去世的女子的靈魂，才有這樣的習俗。陳金波五女婉容早夭，有舉行「娶神主」的習俗，因此緣由，陳金波將這位女婿及其原本的妻子皆視為一家人，陳家的孫輩也都叫她五姑。

⁶ 陳金波三女薰蘭與夫婿林洪燦育有二女，薰蘭於 1945 年 7、8 月間得肺結核去世。

有重要家族聚會時都會特地邀請他們來參加。有張在四城屋子前院拍的大合照，這張可能是父親生前最後一次的全家福照片，除了次子陳懋春、次媳千鶴（日本人）及他們的孩子家修、家經，還有長女彩鸞的兒子古秀彥、古丈義，次女慧珠的女兒石千鶴這三個孫子輩的，可能在臺北求學中無法趕回來外，其他人都到了，留下這張珍貴的照片。之後大家各自外出打拚，有的出國，有的求學，全家族聚在一起的機會就沒有了。

七、關於陳金波的軼事，您是否還有補充的地方。

1951年，我考取師範大學那一年，大哥熙春第二個兒子8月28日出生，恰巧與父親生日同一天，父親高興之餘，就將這個孫子取名為家範。孫女佩莢是重陽節生的，父親從王維〈重陽憶兄弟〉詩「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詩句中取名，所以我才記得佩莢的名字。聽母親說，父親喜歡與拉胡琴的朋友開講，吟詩，結交的朋友多半是升斗小民。在我的記憶中，大哥主掌診所之後，每天忙於看病人，父親則在後廳忙於與訪客討論事情或下棋。上午大哥看完了病人，也不敢擅自先吃午飯。會等到家父的朋友走了，才一起吃午飯。大哥曾說：「後廳像大眾交誼廳」。在訪客中我曾經看到在蘭陽女中，為了不想讀漢詩，被我們無知的學生搗蛋欺負的老先生，讓我嚇一跳！趕快走開。不想讓老師知道我是誰的女兒，也不想讓父親知道我在學校跟同學們都做了些什麼事。

這位老先生是陳保宗校長特地從台北請來的江心慈老先生。他擅長古詩文和書法，曾經教我們以台語吟誦漢詩。迄今我仍然可以用台語吟誦「清明時節雨紛紛」的七絕古詩。當時的我們真有眼不識泰山了呢！

在我印象中，父親是很忙碌的，行醫、政治、教育、演講、民主運

三女婿林洪燦也是醫生，曾被徵調到廣東當軍醫。薰蘭去世後，他想要續絃，有先爭求陳金波同意，其後育有二子，心臟外科名醫林芳郁即是其子。陳金波將她們視為自己的女兒、外孫，兩家人往來親密。

動和詩文創作，很多方面都有參與。父親曾經是當時的考試院院長賈景德先生所主持的「臺灣詩壇」的會員，每年的端午節是文藝節，會員都會聚集一起發表作品吟詠並發行《臺灣詩壇》刊物。屆時父親每年都會去參加，鑄成過節時父親不在家中的遺憾在我腦海中。

父親雖然是醫生，但不太照顧自己的身體，他習慣晚上一定要吃清粥小菜當宵夜。60 歲時，有一回有事要上臺北，大哥熙春請他順道去臺大做健康檢查，他認為那是老年人才做的，他不要去。都 60 歲了，還認為不是老人，父親真的很不服老。大哥接手醫院後，父親不是去電影，就是在接待室和朋友下棋，或討論事情。大哥早上看病，下午也要看病，中午時如果父親的朋友還未離開，他也不會離開診間上樓去吃飯，他是很敬重父親的，很孝順。

父親與蘭陽女中還有一件軼事。就是當時他從四城到宜蘭間主要的交通工具為一部自用的三輪車，當他過世之後我們就把它送給蘭陽女中，作為校長的交通工具。有一回蘭陽女中校慶的時候，我還看到那部老舊的三輪車在展覽室與我們見面，令人無限懷念！



陳金波自用的三輪車，現由蘭陽博物館典藏。圖中左起依序曾燕（妻）、陳培萱（孫女）、陳家範（孫），踩三輪車者是僱用的職員。

（圖片來源：陳金波家族提供）